

追求

钱江潮 著

综合卷
中国太湖作家丛书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中国太湖作家丛书

·综合卷·

追 求

钱江潮 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湖州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

787 × 1092 开本 6.3 印张 158 千字

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01-1000 册

ISBN7-221-03441-9/Z. 521

定价: 15.00 元

《中国太湖作家丛书》

总 序

陈永昊

一份长长的作品目录和作家名单摆在案头。详读过后，欣喜和感慨奔涌而至，双眼热热地湿润起来。

湖州市作家协会正准备为我们的共和国 50 周岁的生日献上一部厚礼——《中国太湖作家丛书》。

有时我觉得作家们很辛苦。他们为了使自己也想使读者满意，不惜“绞尽脑汁”，像对付湿毛巾一样把一个饱含智慧的大脑拼命地拧，渐渐地，脑汁挤在白纸上就成黑字，自己的黑头发却慢慢白起来。

有时我又觉得作家们很幸福。虽然吃的是草，挤出的毕竟大多是牛奶。男女老少喝了，既利于健康，又愉悦精神。一个人能以言立世，又造福于人，不是很幸福的事么？

就在我们的共和国诞生 50 周年的前夕，既辛苦又幸福的湖州作家们决心用自己的心血凝成一套丛书，用来表达对母亲和乡亲们的挚爱，其中有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评论、影视文学、报告文学，等等，种种流行的文体，几乎都全了，描画千姿百态的社

会生活，记录湖州的峥嵘岁月，同时也展示着作家们自己的心底波澜……一年就建这样宏大的工程，恐怕在湖州是破天荒的事，其本身就是一种壮举，我想，这该得益于湖州作家的赤诚和正逢盛世，是否也得益于湖州文学土壤的深厚呢？

湖州确实是润泽文学和文学家的地方。

在中国古代，诗歌是文学的主力，而首创中国诗歌音韵理论——“四声八病说”的就是南朝的大诗人湖州武康的沈约！唐代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钱起是湖州人，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东坡做过湖州的“市长”，明代散文大家归有光和明代四大奇书之一的《西游记》的作者吴承恩竟在湖州为同僚！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有两座高峰，一座叫《三言》，一座叫《二拍》，后一座的主人就是湖州的凌濛初！还有清代的剧作家孟称舜，现当代的散文家、“红学”家俞平伯和诗人、报告文学家徐迟，等等，都是为中华争光的大家巨匠。谭正璧先生著《中国文学家大辞典》，所收自先秦至清末文学家中，湖州籍占2.8%。又有细心人统计，在新版《辞海》中南朝至清末，湖州被立传为文学家者占被收录总数的5%！这两个数字确实不简单，值得湖州人骄傲，也鞭策着湖州人。鞭策的结果便是湖州近50年来，文学创作一直可与同等规模的城市媲美。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，浙江文学界潮起潮落，湖州的小说、诗歌、报告文学、影视文学都曾占据重要地位，有的门类至今仍方兴未艾，这些都是关心文学者所明了的，就毋需我一一细举了。

此次汇入《中国太湖作家丛书》的作家仅为湖州作家群的一部分，但仅此一部分作家的作品集，已经是洋洋大观，足以检阅我市的文学成果了。而且，因为湖州依太湖而得名，因为太湖流

域养育了一代又一代湖州人包括他们中的文学家，所以，湖州作家们要给自己这部丛书冠上太湖的名号，爱情之深，意蕴之远，是不能不令人感动的。我衷心祝愿湖州的文学事业源源不断如苕雪流长，浩浩淼淼如太湖波涌……

我自知才疏学浅，但难违市作协的盛情，深怀惴惴之心写下以上文字，充作丛书之序，有负重托处，敬请阅者批评。

1999年4月9日

（陈永昊：中共湖州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）

序

高宪科

江潮兄要我为本书作序，顿感负重。他说他不为名人效应，也不求专家评点，只求知音的理解。如此说来，这是对我的信任，信任是不可推却的。

我和江潮认识，算来也有三十多年了。那时我们被视作“臭老九”。大学毕业后在轰轰烈烈中苦闷、彷徨、烦躁和焦虑。企盼了两年被分配到太湖西岸乡间小学附设初中班当赤脚教师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在我们这批同命运的人中，钱江潮算是比较善于独立思考、不甘忍受现状的锋芒毕露者。记得在一次全县性的大会上，他首先上台，抨击一项贬压农村教师的极左政策。他富有逻辑力量和很有文采的发言，几乎使所有在场的教育工作者为之振奋。当然，得到的只能是批判、攻击，甚至谩骂。矛头所向并非单指江潮，他不过是只“鸡”而已。那天我和他坐在同一条长凳上，他说他被欺骗了，我说他上当了。我们的心是相通的。

从八十年代起，有十五年时间我们生活在同一座县城里，还在同一个单位共事三年，彼此往来频繁，常常倾谈到深夜。谈话的内容很广泛，我被他的才思和进取精神所吸引。作为一名中文系的高材生，他对文学有着特殊的执著。他的小说完稿后，往往让我成为最早的读者。读后总觉得他在写我，或者写给我们同一代人阅

读的。他的作品大都写国家大动乱时期那个特殊年代。他以严肃客观的态度描写那段历史中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,尤其给予青年大学生以特别的关注。他塑造了一批教师、教授、大中学生、党政干部乃至民间艺人的生动形象,写出了他们在那种境遇下的矛盾、苦闷、无奈和挣扎。“反思”也好,“伤痕”也罢,都是我们这些有相同或相似经历的人所亲身感受过的。由此可见,作者自己也进入了作品,和我们同样对那段经历刻骨铭心。这次重读,突然感觉到他的书不只是写给我们这一代人阅读,还应该给后辈们阅读,使他们至少能知道前辈们曾经在怎样的境遇中苦度和耗费青春年华,从而知道自己应该珍爱些什么。

钱江潮是哲学高级讲师,是一位学者型的作家,在文学理论和美学研究方面也有一定成果。这无疑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影响。他的作品注重人格尊严和人格力量,令人感受到情理德的统一,进而领悟到不只是故事情节的巧妙组合,似乎还有些深层次的问题需要想一想。虽不能说作品所表达的思想有多深刻,但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过一番哲学思考和伦理学的审视。

江潮和我谈论文学的话题中,使我了解到他对文学创作的态度,绝不带有功利色彩和短期行为,不是出于某种狂热或沽名钓誉,而是出于对文学的热爱和追求,当然也是对人生的热爱和追求。追求是无止境的,不会因为职业的变更和时间的推移而淡化或中止。本书取名《追求》,表示作者对此不改初衷,矢志不渝。

1998年12月

目 录

《中国太湖作家丛书》总序·····	陈永昊(1)
序·····	高宪科(1)

小 说

红与黑·····	(1)
黑牡丹·····	(22)
春 寒·····	(44)
郝老头·····	(63)
金石开·····	(75)
滑稽列传·····	(91)
第十个落沟者·····	(112)
秋天的梦·····	(126)
凤雏展翅·····	(143)
红曲酒与草包肉·····	(151)

忆陈企霞先生·····	(161)
走近巴金·····	(167)

说“雾”.....	(171)
说“转碟”.....	(174)
读《鸿门宴》.....	(176)
读《范滂传》.....	(179)
母性与女性.....	(182)
“意识流”与心理描写	
(小说写作通讯)	(185)
还人性一个完整	
——读余秋雨新作《霜冷长河》断想	(190)
枣园歌手.....	(193)
后记.....	(196)

红 与 黑

一

列车有节奏的震动和“呜——呜！”的长鸣，秋岚都没有觉得。一阵阵猛风夹着煤烟和尘埃，从车窗外扑进来。她侧身坐在已经显得很挤的三人靠背椅上，左手托腮，任那猛风掀动她那微乱的短发；秀丽而略带倦意的眼睛，下意识地望着车外。她轻轻地叹了口气，时而看一眼散坐在周围的几个同学，他（她）们也都脸色阴沉、目光板滞。

这十多个小时来的变化和印象，委实太快，太强烈了，她不能理解，不堪回首，但又免不了时时想起。甚至于，她的父亲——秋校长，一位三十年代的党员作家兼翻译家，被揪出来，划为敌我矛盾，并第一个在省报上被点名批判，她虽然感到突然、难受，但毕竟也熬过来了。那时，她，一个新党员，虽然不理解她父亲——这样和蔼可亲的一位学者，到底犯了什么弥天大罪，但省委工作组既然要打倒他，而工作组又是代表党的，那么她父亲是大罪人无疑的了。因此在她的意识里，当时确实不乏“太义灭亲”、“决裂”这样崇高的思想。可现在，情况又自不同：在千里迢迢的北国，自己与四位同学被当作“黑六类”，从北京，从毛主席的身边，被赶了出来，像驱赶一群传播伤寒病的虱子！

正这么想着，一个军装、短发的女学生突然出现在眼前。女学生从军用挎包里掏出一把剪刀，走到路华——秋岚唯一的女伴——面前，刀刃在朝阳下发出刺眼的光亮。

“铰辫子。”女孩子眼睛闪闪地从路华脸上移向她那根惹眼的长辫子；手似乎已经向她伸过来。

路华一声惊叫，本能地往秋岚后面躲。她的脸色突然变得异常苍白，连嘴唇都没了血色。从眼前这把剪刀，她立刻联想到昨晚在北京火车站看到的剪掉了头发的地主婆。

“同学，”还是秋岚镇静，她很客气地挡住了女孩。“她有病。辫子太长，让她回去剪吧，也可以剪得齐一点，像我这样，好吗？”她摸了一下自己那剪得短短的头发。

“小同学，为什么要剪辫子呢？”苏欣欣拍拍女孩的肩膀，笑嘻嘻地问。他们五人当中，唯有他仍然保持几分嘻嘻哈哈的神气。

“为什么？邓拓喜欢长辫子——《燕山夜话》里不写着？我们就要铰辫子：

‘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’么！”女孩子露出轻蔑的神气，似乎嫌他少见多怪。

“唔——对，对。”苏欣欣回头看了高扬一眼——这个高个子复员军人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一张传单。“还有呢？”他依然笑嘻嘻地问，表现出极大的兴趣。

“还有？”女孩子觉得眼前这个人的好奇简直不可思议，但她乐意做个义务宣传员：“邓拓还写到过猫——”

“怪不得护城河里尽漂浮着死猫！”苏欣欣恍然大悟。

“真是，猫也劫数难逃。”高扬已经听到他们后面的谈话，不觉轻轻叹息了一声。其实他根本就怀疑这女孩子读过《燕山夜话》。

“少噜嗦几句！”秋岚看了高扬他们一眼，推了前面的林菲一把——他也正回过头来听着。

这时，广播喇叭沙沙地响了一阵，忽然传来这样的声音：

“旅客们注意，我们是首都大中学校南下革命串连的红卫兵，在这次列车上组成了‘临时指挥部’。为了分清敌我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，我们将严格检查每个人的出身。请大家协助我们做好工作，准备好证件……”

车厢里骚动起来了。

红卫兵们一律军装，腰束皮带，高卷着袖子；他们这时正在车厢里领读语录。旅客们差不多全带着红彤彤的语录本。这时大家纷纷拿出来，有的还架起老花眼镜，齐声朗读起来，情形酷似小学生上早读课；这声音把车轮的铿锵声都掩盖了。刚一停顿，从后面车厢里又传来了歌声，那是几条嘶哑的喉咙组成的男声合唱。秋岚立刻听出来，这是《造反歌》——在当时的红卫兵里最流行、也最使人战栗的一首歌曲：

拿起笔作刀枪， 忠于革命忠于党，
集中火力打黑帮！ 刀山火海也敢闯！
红卫兵齐造反， 谁敢反对毛主席，
文化革命当闯将！ 马上叫他见阎王！

立刻，这里也起来应和。会唱的跟着唱，不会唱的咧开了嘴喊。

秋岚注意到，车上的红卫兵分成了两组：一组查看旅客的证件；另一组领读语录、教唱流行的革命歌曲包括语录歌，还帮助列车员端水送饭、搞卫生，弄得满头大汗。

看到这情景，她就把四位同学叫到跟前商量，大家同意与“指挥部”联系一下，参加车上的服务工作——此时此地这对于他们也许最合适。联系过后，他们便奔忙起来。

午饭时分，他们忙着把一盆盆客饭送到旅客手里，一会儿又把一个个空铝盒收起来送回餐车；这时，汗水早已湿透了他们的衬

衣。

“同学们，来歇歇吧！”一位胖胖的、浓眉大眼、山东口音的军官站起来招呼秋岚和她的同学。

“不了。”秋岚谦让着，用微笑表示感谢。“还要去洗呢！”她指指高扬他们捧着的一大迭几乎碰到下巴的空铝盒，随手掠一下被汗水胶在额前的头发。

二

五人拖着疲惫的身体，汗流浹背地来到餐车里，匆匆吃毕午饭，洗完了碗碟和饭盒。当没有旁人时，高扬从身边掏出一张摺成四迭的传单，递给秋岚。

“早看过了，‘老子英雄儿好汉，老子反动儿混蛋’：骂人而已。”秋岚说。

“不是。这是总理接见某校学生代表时的讲话。强调了政策。”

立刻，大家都围了上来。

读完总理的讲话，大家的思想顿时活跃起来。第一个发表激烈议论的照例是高扬：

“我想不通。我们这些人算不算革命群众？只看出身，不问个人经历和表现，一概称为‘黑六类’、‘狗崽子’，勒令我们滚出北京，还在车上组织什么‘指挥部’，到底是谁给他们的权力？”

高扬是江西人，他那满口江西白与他那高身材同样引人注目。他们是这届中年龄最大的一个。十六岁参军，到过朝鲜，嚼过炒面加雪，熬过零下四十度的严寒；回国后又去西藏服役了八年；六二年复员，被保送来读大学。西藏高原长期的强日照生活，使他的脸晒成紫酱色，虽脱皮也不变。由于气愤，他的脸汗涔涔地发亮。他猛抽了几口烟，把大半截烟蒂扔到窗外。

大家暂时没有话。思想的轮子跑得比车轮还快,以致列车通过黄河大铁桥时发出的隆隆声大家也没有觉得。高扬的话大家有共鸣,但要像这位高个儿复员军人那样说出来,却还缺乏勇气。因为他们都看到过江青在北大的那个讲话,她说她支持小将们的一切行动。他们也为林彪在天安门上对小将们说的“你们做得对,做得好”所震慑。其时,各种各样的“讲话”,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传来。这旋转太快,进展太急速的形势,真如万花筒一样叫人眼花缭乱,无所适从;他们的心常常像一杆失去了平衡的天平,不停地上下浮动。

“假如四十多年前也这样‘红五类’、‘黑五类’地划起框框来,那许多优秀的革命前辈早就——”苏欣欣说到这里把后半句咽了下去,却捧起杯子喝水。

“说下去啊!”路华紧挨着秋岚,看着他,觉得苏欣欣言犹未尽。

苏欣欣不马上回答,他放下杯子,脸上浮现出淡淡的讥讽的笑。

“早就成‘黑六类’了!”高扬忽然大声地接上去说。声音之响如同打雷。

路华的心怦怦直跳,她嗫嚅地说:“可是朱强说‘叫你们滚回去难道就是不准你们革命?’我觉得——”她眼睛一忽儿看看苏欣欣,一忽儿看看高扬,她在选择合适而委婉的词儿:“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出身,多看到一些弱点,烙印,是有好处的。回去以后确也可以参加文化大革命;再说车上的红卫兵不也在端水送饭为旅客服务?”

她终于红着脸把话说完。但当她在别人脸上没有找到多少赞同时,又自悔说得太多了。她只是惴惴不安地回味着同学这些火辣辣的话语,不敢反对,也不敢苟同。

在这种场合,五人中唯一的党员秋岚照例是较难说话的。她觉得,高扬他们的言论是激烈了些,但何尝没有道理?说实话,这

几个月来如果自己没有这“一落千丈”的变化，如何能领会他们这种复杂的心理？苏欣欣父亲是“叛徒”已被逮捕，他与自己有相类似的际遇，姑且不说，她觉得自己身边这几位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同学，尽管他们经历不同，个性各异，但确实拥护党，热爱社会主义，努力学习，要求进步，只是或重或轻地背上了出身的包袱。但人谁没有缺点？不过她觉得在目前这样的两个阶级、两条路线大搏斗的时刻，她们这些人被赶出首都，做法虽粗暴，但也许是难免甚至是必要的吧。既然是革命，那当然不会像绘画绣花那样雅致，那样文质彬彬，那样温良恭俭让。于是，她终于说：

“别争了。不管‘勒令’这种方式是否妥当，对于我们来说，还是应该多想想世界观的改造为好。回去确也能革命，只要我们有这个决心。”说完她拿起靠在板壁上的拖把。

“这叫做‘诚则灵’。要是回去后也碰到‘勒令’呢？”苏欣欣拖长了声音反问，同时看了一眼蹲在窗边一言不发的林菲——一个身体瘦小、肤色黝黑的男学生，这时他正把脸埋在两个手掌里，语录本搁在膝头上——“林菲的助学金新近不是被一个‘勒令’给取消了么？”

“我么？那不要提了。”林菲猛然惊觉似地抬起头来，露出一张黑瘦的脸，尖尖的鼻子，神经质的金鱼样鼓鼓的眼睛，“我出身不好，是不该享受助学金：这是人民的血汗啊！”

“是啊，人民的血汗怎么能供养喝血汗长大的‘狗崽子’呢？”苏欣欣说。

“那也是少数同学的过激行为，不能代表组织啊！”秋岚红着脸，竭力争辩着。她当时确实不赞成这种做法。

“可‘组织’又顶什么用？你不看到这少数的‘左派’居然能左右整个系乃至学校吗？他们不是堂而皇之贴出‘通告’，‘征用’教授、讲师的私人自行车，以供他们‘革命’之需么？”一旦辩论起来苏欣欣总是言词锐利，不肯让人。

“总而言之怪自己投错了胎，为什么不投在工人家庭——即使小商小贩家庭也好嘛。”高扬突然转过身来，他一直在听着大家的谈话。

“不争了。现在的问题是眼前怎么办：小将们要严格审查每个人的出身，我们这几位黑不溜秋的哥儿姐儿要不要亮出我们的老底来？”欣欣愤然问。

“还是应该实事求是。”路华羞答答地说，眼睛看着自己的脚尖，“我可从来没有说过慌啊？”

“应该相信群众，相信党……”秋岚话还没有说完，苏欣欣就一声冷笑，抢上去说：

“他们能代表党？代表群众？你们要‘实事求是’，悉听尊便，我可不愿意作无谓的牺牲，在这异乡客地！”苏欣欣说完就拉开门走到走廊上。

三

突然，一股嘈杂的声浪夹杂着纷乱的脚步声、叱骂声、鞭子在空中挥舞时发出的刺耳的唿哨声，直灌进他们的耳朵，人们像逃避瘟疫似地纷纷朝两边躲避，同时出现在眼前的情景，也惊得他们屏神敛气，一下子僵在过道里动弹不得。即使像苏欣欣那样的人，脸色一下子也变得煞白。

一长串衣衫不整、狼狈不堪的“牛鬼蛇神”，每人背后都被用浓黑的墨汁涂上了各式各样的“头衔”：地主、资本家、反革命、叛徒、右派、地主婆、黑帮……。无论男女，一律剪去头发，脸上也被涂上各种颜色。他们被几个红卫兵像羊群似地驱赶着，在车厢里游斗。那个翘舌音极重、上午还在车厢里领读语录、高唱《造反歌》的红卫兵，现在却眼睛红红的，闪烁着奇异的神彩；他高高举起一根宽皮带，往“羊群”里没头没脑地乱抽。